

陈第古音学视野中的谐声材料

刘青松

(中南大学文学院, 湖南长沙, 410083)

摘要: 宋代吴棫等人已知用汉字谐声关系考求古音, 明陈第在宋人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利用谐声材料考求古音音读, 进一步证明了谐声关系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, 揭示了《说文》谐声与《诗经》用韵在语音上的密切关系。后世学者关于陈第考证古音忽视谐声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。

关键词: 陈第; 古音; 《说文》; 谐声材料

中图分类号: H114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3104(2009)05-0712-02

清人段玉裁创立“同声必同部”的理论^[1], 充分显示了谐声材料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, 证明了以谐声材料考求古音是一条极为有效的途径, 是一种科学的方法。纵观整个古音学史, 这种方法的运用由来已久, 宋人吴棫、徐葢、项安世等人都已认识到了汉字谐声偏旁是考求古音的重要材料。张世禄先生曾经指出:“《韵补》豚字下云:《说文》遯从豚得声。彼时盖已知从形声偏旁考证古音。此更可以宋徐葢《韵补·序》之言为证。……才老当时已由《说文》形声字研究古音, 又开后来之途径, 其功实不可灭也。”^[2]周祖谟先生在其《吴棫的古韵学》一文中也说过:“同时与吴棫同里的徐葢, 也颇知声韵, 他在《韵补·序》上说:‘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, 有不可易者, 如羸为亡皆切, 而当为陵之切者, 由其以狸得声。洵为每罪切, 而当为美辨切者, 由其以免得声。有为云九切, 而贿脣皆以有得声, 则当为羽轨切矣。皮为蒲糜切, 而波坡颇跛皆以皮为声, 则当为蒲禾切矣。’这也是清人从谐声以分辨古音的滥觞, 一定是曾与吴才老相与讨论而得的。虽非才老所自道, 恐怕当他拟订古音的时候, 也曾以此为根据。”^[3]吴棫确实曾用汉字谐声偏旁来印证古音,《韵补》书中不乏其例。但是, 宋人虽然已知谐声材料可以用来考证古音, 但是他们并没有广泛运用, 即使是吴棫《韵补》这样的研究古韵的专著, 收有2 000余字, 采用谐声材料也仅有31例^[4]。时至明代, 以谐声求古音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, 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等著作就以大量的谐声材料来考求古音音读。

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考证了489个《诗经》韵字的古音音读, 其依据谐声关系的例子多达120余例。《毛诗古音考》绝大多数采用“直音法”注音, 陈氏进行注音时, 往往非常巧妙地利用汉字谐声关系, 其音注有以谐声偏旁注被注字者:

觥音光; 讼音公; 脱音兑; 羸音狸; 轨音九;
节音即; 俟音矣; 啸音肃; 湮音矣; 娱音吴;
颠音真; 怙音古; 颠音真; 斯音其; 结音吉;
殛音示; 耜音以; 飧音乡; 旗音斤; 殆音以;
辅音甫; 似音以; 怠音以; 瘵音祭; 臻音秦;
溉音既; 逝音折; 藐音貌; 填音真; 泯音民;
溺音弱; 江音工; 拟音以; 救音求; 英音央;
泯音民。

有以被谐字注谐声偏旁者:

皮音婆; 为音讹; 瓜音孤; 旁音滂; 生音星;
舍音舒; 卒音萃; 孚音浮; 宰音宰; 居音倨;
发音废; 来音厘; 青音菁; 反音贩; 麻音磨;
将音锵; 正音征; 朋音鹏; 者音渚; 玉音珏;
山音仙; 口音苦; 意音忆; 用音庸; 詹音儋;
叟音搜; 沙音娑; 世音泄; 尚音常; 昔音错。

有以相同谐声偏旁字相注者:

溥音团上声; 辐音逼; 梓音滓; 格音阁;
昭音照; 助音祖; 绪音渚; 樞音逼; 蛇音沱;
昂音留; 仪音俄; 蠃音盲; 耽音沉; 渴音竭;
罹音罗; 嗟音磋; 愉音偷; 繡音啸; 隅旧音偶;
获音霍; 泽音择; 汤音伤; 飘音漂; 垓音偾;
福音逼; 骄音高; 客音恪; 议音俄; 浊音独;

收稿日期: 2009-03-09

基金项目: 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“明代古音学考论”(02ZC42)系列论文之一。

作者简介: 刘青松(1964-), 男, 湖南溆浦人, 文学博士,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, 主要研究方向: 汉语史, 中国语言学史。

仰音昂; 的音灼; 幅音逼; 集音杂; 往音汪平声; 训音驯。

以上 100 余例音注, 充分体现了陈第对汉字谐声与古音音读的关系的认识: 谐声偏旁与其所谐字古音相同, 同一谐声偏旁的字古音音读亦相同。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, 陈第不但依据谐声关系进行音注, 而且还大量引用《说文》谐声材料加以证明, 在上面音注中, 只要是《说文》所收之字, 陈氏都会引据其谐声分析, 如:

讼音公。《说文》: “争也, 从言公声。”

颠音真。《说文》: “从页真声。”

怙音古。《说文》: “恃也, 从心古声。”

辅音甫。《说文》: “从车甫声。”

似音以。《说文》: “从人以声。”

皮音婆。《说文》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。

瓜音孤。《说文》孤罍觚瓠皆以瓜得声, 古音可见。

旁音滂。《说文》: “滂, 从水旁声。”

孚音浮。《说文》浮煇蜉浮皆云“孚声”。

宰音滓。《说文》从宰得声。宰之音滓, 其来久矣。

辐音逼。《说文》: “从车畐声。”

助音祖。《说文》从且得声, 且古读徂, 转上则祖音。

绪音渚。《说文》以者得声。者古读渚。

《古音考》音注还有以其它音字注形声字, 再辨明其所注音与《说文》分析形声之“声”读音相同的, 这类例证更能说明陈第对《说文》谐声材料的重视:

誥音怡。《说文》: “从言尤声。”尤古音怡。

驱音邱。《说文》: “从马区声。”区古读邱。

陶音由。与轴为韵, 轴, 《说文》: “持轮也, 从车由声。”

偕音几。《说文》: “从人皆声。”皆古读几。

枢音邱。《说文》: “从木区声。”刘按: 陈氏认为, 区古读邱。

考音糗。《说文》以丐得声。又曰: “丐音糗。”

硕音芍。《说文》: “从页石声。”石古读芍。

邇音厲。《说文》以厲得声, 厲读如厉。

纠音矫。《说文》解“纠”云: “从走丩声, 读如矯。”是丩有矫音也。

宇音庑。《说文》“从宀于声。”于古读无。

稼音姑去声。《说文》“从禾家声”。家古读姑, 转去声则得稼音矣。

嘉音歌。《说文》以加得声。“副笄六珈”与“如山如河”为韵。

覈音荒。《说文》“从贝兄声”。兄古读荒。按: 陈氏注兄亦音荒。

使音始。《说文》使从吏得声, 吏从史得声, 史音见前。按: 陈氏注史亦音始。

啍音顛。《说文》“单声”, 单古读顛。

逆音博。《说文》: “从辵𠂔声。”“𠂔, 月初生也, 读如《书》‘哉生魄’之‘魄’。”故朔字以此得声。魄, 古音同博。

陈第曾说: “许氏去古未远, 当有真见。”^{[5](26)}“《说文》至明, 其可废乎? 是废古之音也。”^{[5](87)}“江, 音工。《周礼》六书, 三曰谐声, 江河是也。……《说文》以工得声, 后世之音去谐声远矣。今集古音, 是固不可废也。”^{[5](189)}“《说文》多谐声, 虽若近易而与《诗》叶, 后虽巧变而去《诗》远, 《说文》所以不可缺也。”^{[5]P181}“自周至后汉, 音已转移, 其未变者实多。愚考《说文》: 讼以公得声, 福以畐得声; 蠹以狸, 斯以其, 脱以兑, 节以即; 漆、臻皆秦, 阨、填皆真; 者读旅, 俟读矣, 滔读由, 玖读芑; 又我读俄也, 故義有俄音, 而儀、議因之得声矣, 且以莪、娥、蛾、鵝、峨、俄、哦、誡之类例之, 我可读平也, 奚疑乎? 可读阿也, 故奇有阿音, 而猗、锜因之得声矣, 且以何、河、柯、轲、珂、珂、苛、诃之类例之, 可可读平也, 亦奚疑乎? 凡此皆《毛诗》音也。”^{[5](201)}由此可见, 在陈氏看来, 许慎《说文》“去古未远”, 对谐声得分析“当有真见”; 同时《说文》谐声与《诗经》用韵有一致之处, 可以相互参证, 用以考释古音。正因为如此, 所以, 陈第充分相信《说文》的谐声分析, 大量引以为据来考证古音。

综上所述, 陈第充分认识到汉字谐声关系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, 所以, 他广泛地依据汉字的谐声关系来考求古音音读, 求证出许多字的与今音完全不同的古音。在运用谐声材料考求古音的过程中, 陈第非常注重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对谐声的分析, 他所用的谐声材料, 大都以《说文》的分析为依据。清初学者熊氏伯说: “明陈季立又作《毛诗》《屈宋古音考》以谓古有定音, 无所谓叶, 义亦颇正。然俱引他书, 是犹循流而非溯源也。溯其源者, 当自六书形声始。……考古者不溯制字之本, 惟矜引证之烦, 随类转音, 迄无定见。间执一见, 于古音不啻千里之差, 庸有济耶? ……善乎徐藏之序《韵补》云: 音韵之正, 本诸字之谐声, 有不可易者。虽无以他书为证, 可也。……韵本谐声, 于古笃论, 惜无有究其说者。”^[6]熊氏在此批评陈第未能以谐声材料考证古音, 仅仅注意韵文材料, 这一批评是毫无根据的。我们认为, 陈第考释古音, 对谐声材料和古人用韵是同样重视的。当然陈第未能在运用谐声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归纳, 由此而考辨出韵部系统以及声类系统的古今区别, 这是历史的局限使然, 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, 陈第能够做到这样, 已属难能可贵。

(下转 717 页)